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商界現形記 第四回 電報傳來火油飛漲 下堂求去豔幟仍張

話說前馬路五福裡崇茂錢鋪的老擋手方端伯，聽了小東家陳少鶴這一番離奇怪誕的言語，過分荒唐的狀態，不禁長歎一聲道：「少鶴，我不是倚老賣老，白長了幾年年紀，父輩相交，說幾句不中聽的言語。相當初，尊大人鶴卿先生初到上海的時節，卻是個光身子，才靠著克勤克儉、忠厚老誠，投上了洋人蜜雪生的緣法，慢慢地得意起來。如今掙到三五十萬的家私，好不容易弄到商界上的一點名譽，也還算過得去。如今故世之後，還不到一百天，你大孝在身，按禮呢卻是寢苫枕塊的時際哩。終算是生意場中，比不得讀書人家的規矩，頂真禮體周匝，稍微馬馬虎虎也無人來責備你。然而三年之喪，上至天子，下及庶人，無分貴賤，也不分學界、商界，總之是一個樣子，一條大禮。你竟太荒唐了。尊大人去世剛剛五日，就把鬆盛衛衛，雅仙班裡唱花旦的謝如意娶到家裡去了。過了三日，又把哪裡的一個跟局大姐，叫做什麼阿昭的又弄到家裡去了。又是什麼李公館裡的丫頭，什麼住家野雞，家裡頭頓然多了一大堆的雌兒。如今是愈發狠了，索性要論萬洋錢娶一個妓女哩。錢呢，原來是你的，但是不過兩三個月之內，已失去了家私三分之一。這麼說來，不消一年，那就完了。少鶴，你可知道錢去了，是不曾回來的呢。常言道：笑著使去，哭不回來。並且上海地方是千層餅，比如你這麼幾十萬銀子的家當，也算不上一個財主，就是一天使個精光，也不算是個闊客。這麼想來，卻是何苦來呢？還有一句話說，只怕你聽了不進呢，你花錢的本事端的不小，賺錢的本事你有嗎？到底要賺一個錢，要有賺一個錢的本事。我勸你省省吧！謝秋雲的一件，正經算了吧！至於妓女，哪裡有什麼真情真義呢？總而言之無非想你幾個錢罷了。假如說你陳少鶴是個光身窮漢，那秋雲就不認得你了，不要說是個光身窮漢，只消是個平常經紀人，也不你一了，睬也不睬你一睬哩。橫豎眼下的市面，你也知道，銀根之緊休說，你這點子年紀沒有遇到，就是我今年齊頭七十歲，在上海商海上混了五十餘年，也第一回兒遇到。什麼至不可少八千洋錢哩，一萬洋錢哩，沒弄處是沒法的。」陳大聽了端伯許多掃興的言語，心裡已老大的不然，然而還指望他嘮叨過了，鈔票拿將來就認悔氣，給他排揎這一頓也就算了。及至臨了，仍是個沒有，不由得無名火升得什麼樣的高。登時擺出東家眉眼來，把桌子一拍，眼珠兒睜的滾圓，喝道：「伙計，你說什麼豈不是放屁，我的錢由我使，誰說使不得。我要使錢倒要你說有無，豈不是反了。」端伯也動了肝火，老氣橫天，痰火砸地的道：「你在那裡和誰說話，這等的沒規矩。你爺死的時候，你又不響不瞎的，你爺不是說的嗎？『我那孽障不爭氣，眼看是一代光的樣子，我這些小家私都靠著端翁的辛苦，與其被那孽障浪費，不如送了朋友。接著外國規矩，原是作興的。不過我們中國這個風氣沒有開，我這幾句話似乎駭人聽聞，是的，我如今只好仿著劉先生的章法了：嗣子可輔則輔之，否則先生自取之。』這幾句遺囑，你豈忘了嗎？尊大人既有劉先生的義氣，我就沒有諸葛亮的忠心嗎？所以一點兒沒有私情夾帳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一古腦交代你。你如今這等的荒唐，我一句話都沒有名分說嗎？休說我是你爺托孤重任，就是平常的一個老翁，你這等的行為就該訓責，訓責。一言蔽之，錢是你的，權是我的。不給你便怎樣？」陳大暴跳如雷，大嚷大叫道：「反了反了，你，你這個老賊想謀王篡位了。你有拿著銀錢的權，我就有用你不用你的權。」端伯聽到這一句話倒鈍口了，這一急，叫他急出一句頂門針的言語來道：「你想歇掉我的生意嗎？摘脫我的權柄嗎？我是你爺手裡進的人。你爺給我的權柄，請你爺來歇掉我？」陳大冷笑一聲道：「好，好。我同你新衙門裡去講。」這個當兒，端的鬧的太凶了。一眾伙計都奔集攏來想勸解。內中一個帳房姓杜號筱岑，卻是個洞庭山人，超超等的能為，卻是拍馬屁。常言道：「千穿萬穿，馬屁不穿。」所以陳大的老子鶴卿，也當他一個信托朋友，十分靠得住，就是方端伯也很重用他。其實骨裡此公的是否靠得住，新學家所謂：恰恰一個絕對的反比例。當時筱岑死活的把陳大勸到帳房裡坐了，連忙倒茶遞水煙筒，一疊連聲的喊茶房倒洗臉水，親自滴了十來滴林文煙花露香水，拿沒曾用過的毛巾，透明的芝蘭肥皂，一古腦兒端整的齊全。東家老班叫的震天價響。陳大大為合意，洗過了臉，筱岑跟手點了鴉片煙燈，搶了一張五元的鈔票，吆喝著茶房飛也似的飛到二馬路「廣誠信」，去挑五塊洋錢福字煙膏。一塊洋錢二錢五分的那一號。五塊洋錢只要一兩二錢五分，多了不好了，不是福字號了，那便不配東家的身分，抽決計不要。茶房奉命，自然如飛而去。原來沒多路，只穿過大馬路就到了，竟沒五分鐘時已挑了回來。筱岑便請陳大躺下，自己卻躺著對面，替陳大裝煙，陳大瞧著筱岑如此恭維，又恰好煙癮也到了，更覺得事事慰貼。看他年紀又輕，人才很漂亮，便堆下笑容道：「倒難為你想到，我被那老賊氣得我煙蟲都跳起來了。」筱岑道：「東家怎地和擋手鬧起來呢？」陳大便把原委說了。筱岑忙道：「恭喜，恭喜。那麼就是正主兒的老班娘娘了，伙計喜酒是要喝的。」陳大竟然心花怒放。自從生了耳朵以來，直沒曾聽到這麼甜津津的言語，嘻著嘴，死活的合不攏來。那筱岑又道：「至於洋錢方便得很，待伙計出幾張即期票，這便是同現洋錢一個樣子的。若說零星用，千把洋錢的鈔票，現在存著呢。」陳大頓然大悟道：「你的計較很通，很通。給我寫一張五千元的即期票，再出幾張一千元的，五百、三百元的，不管他多少，每一樣寫他十張，放在身上。比如鈔票似的一樣使嗎？我們竟是杜做的鈔票哩。你恰恰姓杜，巧極巧極。橫豎左右閒著，成日家做這鈔票豈不有趣。不過一張小方紙兒，值不了一文錢的本錢。大而言之，十萬八千；小而言之，也不過就是這樣的一百二百，盡著高興寫去，我不是一位活財神嗎？」筱岑道：「東家豈不是活財神呀，就是財神也沒有東家這般闊綽呢！」陳大剛要說什麼，只見幾個伙計進來道：「擋手捲鋪蓋了，立刻要回去了，不管事了。」陳大一聽此言，直跳起來拍手道：「算這老賊知趣的，他不把鋪蓋卷時，老實說我要替他動手了。誰耐煩卷呢？點把火燒掉了豈不爽快。如今就請杜筱岑做擋手，做擋手，一言為定。」說著便對筱岑深深一揖道：「諸事拜托，費心，費心。」慌得杜筱岑丟了煙籤忙道：「才不勝任，才不勝任，斷不敢當此重任，請東家收回呈命，另找賢員擔當重任。伙計才疏學淺，斷斷不敢奉命，斷斷不敢奉命。」陳大道：「這麼著就沒趣了，我最不歡喜這麼著的一句。老實說，我賞識的人，不會有半點差池的。我沒工夫抽鴉片煙了。你快快給我去做鈔票，我同你一答兒到秋雲那裡去玩罷。我同你說，秋雲那裡有個房間裡應酬的大姐，他的名字叫做阿金姐，蘇州落鄉橫塘鎮上人，據說今年還只得二十三歲哩。不要說別的，他一對眼鋒這麼一溜，那就叫做生活。只消稍微對別人溜一溜，竟會得魂靈都被他溜掉了，骨節都會酥化的。那皮膚的白、滑、嫩，綜而言之，說也說不像樣，我同你做媒，不作興打回票的。若說不靈呢，端的不是陳大少爺的牌面了。並且還有一層道理，我那秋雲定規只要阿金姐一個兒同他梳頭，別一個梳的頭她到底不稱心。如今秋雲嫁了我，仍舊要阿金姐梳，你同阿金姐做了夫妻，橫豎我公館裡只嫌沒有人住，我也記不清楚在有多少房屋，而且傢伙也太多著，你只管來住就是了。不過每日裡費你家瘦子心，替拙荊梳一個頭，你可肯嗎？」筱岑沒口子的道：「笑話了，笑話了，豈有不肯之理。東家賞賜了伙計這位美人，伙計就叫賤妾過來伺候這位美人。」陳大道：「呀，你已經娶過如夫人了嗎？」筱岑道：「伙計一個老婆還養不活他，怎敢還想娶妾。所謂那個賤妾就是家裡的老婆。如今東家賞賜下來的美人，伙計怎敢委屈了這位美人，因此把名分翻過來。本底子的正室降革下去作為側室，就把這位美人推升上去作為正室呀。並不是頭裡原有小老婆呀。」陳大道：「好啊，好啊，你竟同我彷彿一個人了。你我兩人才算得志同道合的知己朋友呢。你的老婆如今在上海嗎？」筱岑道：「去年搬上來的，家裡還有一個妹子，今年十七歲了，還沒對親。當初爹娘在世的日子太珍愛了，不肯隨便封一門親事。舍妹呢？卻也才貌太齊整了，志氣也太驕傲了，倒說生意人是不願嫁的，只消是個風流名士，哪怕年紀老些家計窮些，小老婆也肯做。」陳大道：「咦，倒也奇怪肯做小老婆，豈不是自己看得太輕了嗎？並且怎樣的門面叫做風流名士呢？」筱岑道：「我也弄不清楚的，據妹子說，是這樣的，比如：這人會得寫字，什麼正草，隸篆都會寫，寫得要妙。大家都去求教他。寫扇子哩、屏條哩、堂幅哩、對聯哩、匾額哩，才算得會寫字。不但是寫寫草帳，開開發票，就算得寫字。寫會了不能算數，還要會做文章，做文章的一說，卻是個大綱，內中還有難作哩。怎麼叫做難作呢？就是詩詞歌賦、長短兩句、編撰、說部、傳奇、白話文言，一古腦兒件件皆能，才算得是個文章家、詞章家、著作家、專據家，就是三墳五典、三教九流、經文釋典、兵書戰策，無所不通，無所不曉。不但是涉跋通曉而已，須得深詣造極，才得算數。這三項是正經的學問的本領。其餘玩好的東西，消遣的法子，猶如彈琴歌瑟、培花栽草，博奕投壺，精緻的淘氣，

正式的荒唐。於是王公大臣、大老先生都慕他的名，同他交接往來。天下底的人，說起了某人，個個都知道。這叫做名士。」陳大聽了，伸長了舌頭縮不進去，怪樣的聲音叫起來道：「哎喲啊！上海地方哪裡有這個名士啊？苦了苦了。令妹只好一輩子沒老公的了。」筱岑又道：「東家聽我說呢，這名士還須得風流呢，不風流的名士，也是白勞勞呀。」陳大道：「這卻更難了，但不知道怎樣才算風流呢？」筱岑道：「這風流益發的詫異了。比如這位名士家裡頭的老婆，哪怕生得如花似玉、如玉生香、如花鬥豔，似這一般的老婆，切不可為心滿意足了，成日家捧住了不放，這麼就眼界不寬，志氣不高了。若是家裡頭有齊整的丫頭，年輕的媽媽，終要偷偷摸摸。假如這些丫頭媽媽們不肯，還須變盡的方法，引逗得肯了，才肯歇手。若是一面孔做出主人的醜態，使得丫頭媽媽們見了不敢多一句閒話，放一些子嬉笑，這種人就叫做混沌未離，現世鐘馗。這還不算，假如隔壁人家的姐姐妹妹，自己家裡的嫂子孀子，親戚人家的哥兒姐兒，都要弄點把戲出來。至於師娘巫女，優婆娑妓，這可不用說哩。若是這個樣兒的名士，才算是的確的確的風流名士哩。於是乎，舍妹才得情願嫁哩。正室副室，年老年青倒不計較。」陳大又怪嘆道：「哎呀，哎呀。」又笑說道：「我名士卻不是名士，至於『風流』兩字，除了我還有誰呢？這麼說來，足見令妹也很風流的好一位小姐了，幾時倒要拜會、拜會哩。」筱岑道：「還待東家說嗎，過幾天不是一家人了嗎？賤妾舍妹敢不伺候東家嗎？」陳大樂道：「得情，得情。時光不早了，快給我寫好了鈔票，一答兒秋雲家去罷。」筱岑連連答應，忙跑到帳台上去，搶過一疊小方紙兒，硯台上注了一滴水，拿墨七橫八豎的，推磨一陣，提筆就寫。寫那五千元的一張，三千元的一張，一千元的一張，五百元的一張，三百二百一百元的各十張。共總寫了五十二張，找過算盤滴滴嗒嗒的一算，恰整二萬九千元。算准了便道：「東家，請過來。」陳大原躺著煙榻上的，聽了只一跳從煙榻上直跳到帳台那邊，瞧著亂蓬蓬的一堆，不由得嘻開了嘴：「都收拾。」筱岑道：「這裡共五十二張合洋二萬九千元。」陳大接過來道：「二萬九嗎？零零落落的，再寫一千，湊成三萬罷。」筱岑道：「拿一千元鈔票恰好成數了，東家帳上付三萬元嗎？」陳大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，其實也何必付帳呢？」筱岑道：「這是伙計的職分如此，將來可以開紅帳呀。」陳大道：「何必，何必，如今你老哥做擋手了，我還有不放心嗎？橫豎不過費幾張小方紙兒，最不值錢的東西，你要使錢盡管你寫著使就是了。」筱岑道：「承蒙東家信任伙計，怎敢私寫一點兒呢？」陳大一面把那許多即期匯豐銀票收在小皮包裡，嘴裡說道：「如今一切事情都舒齊了，我們『群玉坊』去吃便飯，高興一同去吧。」筱岑連連答應。於是一同來到「群玉坊」的碧玉樓謝秋雲那裡。秋雲阿金姐陪盡小心，慇懃接待。陳大指著筱岑對秋雲、阿金姐道：「這位是小莊裡大掌櫃的杜大少爺。」秋雲，阿金姐是錢鋪裡的擋手，如何不巴結。須知嫖界上第一闊客，第一等好戶頭，要算山西票幫，其次便是錢莊擋手了。至於錢莊擋手的薪俸，每年不過二百弔錢的限止，再多也沒有的。若論薪俸而言，那裡有嫖長三堂子的資格，一年辛苦一票使，與他也不會體面。怎說除了山西幫就算他們戶頭，闊而且好呢？就是千百萬的巨財的來去，只憑著一個圖記，一張小方紙兒，都存他手裡。那怕一記斧頭砍去，三百、五百、一千、二千，馬上拿得出來。而且錢舖子的規矩最嚴，那怕是擋手，沒有堂子裡過夜的規矩，憑你相好做得什麼似的恩。高興一回，板要歸去的。等他歸去之後，還正好應酬別戶客人。吾知道，明兒藥房裡頭一定有注生意上門了。這還是便宜事體。稍微吃虧些，什麼「包蘭芳」哩，「木渭三」哩。就有三十五塊洋錢的生意，三天七天包得全愈的本事。過了半年三月，不作興不要再請教他們規矩，所以堂子裡最巴結是這一等人。橫豎這一等人，也樂得闊闊，使的又不是真的銀錢，無非是小方紙上亂畫一泡就是了。將來不得了，又不干他的事，是有別人去擔當呀。如今筱岑使的銀兩，不論成千累萬，只消說一聲拉倒，不怕陳大不擔當。且住，底下的就說不得了。若是一口氣盡管兒瞎三話四，把這西洋鏡拆穿了，這麼杜筱岑似的一流人，要罵我了。橫豎我卻不是此道中人，終說我不知道其中的實在情形了，所以意會錯了。我既是不知道其中的實在情形，我就不說這個哩，只說我著實知道的吧。著實知道的是個什麼？就是阿金姐拿眼瞟了幾瞟杜筱岑，打諒她只不過二十五六年紀，一張小白圓臉，一副知趣的形容，一套有趣的衣服，一眼不眨的只顧瞪瞪的瞧那筱岑。筱岑也在心上打算，這一個光景就是阿金姐，姿色只有八分，倒是態度風騷，足足有十二分。所以也是一眼不眨的，瞪瞪的只顧瞧那阿金姐。他倆彼此瞧出了神，所謂忘形現世了。陳大拍手大笑道：「緣分，緣分，」這一鬧卻把那一對兒狂且蕩婦鬧醒了，不覺一個沒意思。阿金姐搭訕道：「啊呀，昏脫來裡哉，煙燈還勿曾點了。阿巧耐來浪做啥，客人來裡，還勿曉得答我跑出來嘎，魔來浪陸搭嘎。」陳大益發的拍手大笑道：「阿金姐，你竟昏了嗎？好不怕羞。」阿金姐白著眼一橫道：「耐大少末……」陳大笑道：「我便怎樣。」阿金姐道：「勿說哉，盡耐嚼罷，個答杜大少末頭一棗來勒，客客氣氣。阿有啥形容勿出格，該號閉話，阿要鴨尿臭嘎。」陳大也勉強打著蘇白道：「該號閒話，一點也勿是鴨尿臭，倒是停歇歇該號事體像煞有點鴨尿臭。」一語未完，說得眾人都撫掌大笑。急得阿金姐只是躁腳，嘲笑一陣。陳大、筱岑對躺著去抽煙了，阿金姐就去坐陳大身邊，等著抽過了三二口煙，便道：「陳大少，倪先生格事體，到底阿是該格樣式，一定算數哉。俚篤娘來浪這底下，請耐大少爺格示，阿要叫俚上來。」陳大直跳起來道：「嘎丈母太太已經到了，快請快請。」這個當兒只見一人直衝進來。